

## 第一章 故人重相見

掌燈時分剛落了一場陣雨，雖沒過多久就停了，但到底是夏季的暴雨，將庭院弄得濕漉漉的。

丫鬟牽紅提著燈籠匆匆往後院去，穿過玉圭門時一陣風襲來，一旁蒼翠的玉蘭樹搖擺著灑落了密密麻麻的水珠，落了她一身。

牽紅「哎呀」一聲，拿袖子遮在額前，快步往前跑了幾步，進了小院，遠遠就見燈火通明的檻窗中映著一個纖弱的身影。

牽紅腳步更快，來到房門口，手都抬起了卻又停下，愁苦著臉猶豫了會兒，還是扣了下去。

房門只是虛掩著，應聲而開，外間只有一個丫鬟守著，見了她輕聲道：「小姐一個人在裡面呢，看著跟平常沒什麼不一樣。」

她二人皆是姜榆的陪嫁丫鬟，仍習慣性地喊她小姐。

「怎麼可能沒事。」牽紅的聲音也很低，朝裡間瞧了一眼，道：「其他人呢？」

那丫鬟道：「小姐讓人全都回去歇著了。」

牽紅點點頭，讓她在外面守著，自己掀開垂簾進去了。

姜榆正對著燭燈看書，神色專注，聽見動靜長睫微抬，露出一雙水波潑潑的眼眸。

牽紅被她看著，艱難開口，「小姐，二少爺讓人傳話來，說姑爺喝醉了，非要讓妳去前院扶他……」

時間雖晚，姜榆卻還是衣衫整齊，熏黃燭火下周身像籠罩著一層薄霧似的，朦朦朧朧，聲音也柔柔的，「嗯，我這就去。」

她放下手中的書，卻並未直接向外走，而是幾步到了梳妝檯前，對著銅鏡照了照頰上的胭脂，再抬手將髮間的累絲纏花牡丹金簪鬆了鬆，這才斂著衣袖起身。

牽紅見她真的要去了，忍不住道：「小姐，妳這是何苦呢，明知道二少爺是有意為難妳，還不如找個藉口讓下人將姑爺抬回來……」

「沒事的呀，早晚都要面對的。」姜榆朝她微微笑著，「早點見了也好，省得以後出醜。」

她款步到了門口，撿起牽紅放下的燈籠，回眸對著欲言又止的兩個丫鬟道：「去給夫君準備醒酒湯，不用跟著我了，我一個人可以的。」

牽紅眼看著她移步向外，心中酸澀難忍。

這還要從前幾日說起，數日前東征大軍班師回朝，其中最風光的要數將軍林旗。

林家祖上是出了名的武將，有從龍之功，老皇帝登基後對武將心有忌憚，林家老祖機敏，主動交了兵權，專心在家含飴弄孫，也因此林家免遭了兔死狗烹的結局。國泰民安了數十年，直到三年前，東面兩個外邦突然同時發難，接連侵佔大殷朝六座城池，甚至抗敵的主將被生擒了三個，滿朝譁然。

朝中武將稀缺，除了年近六十的趙老將軍，竟然無一人能夠領軍上陣，最後還是國子監的先生向皇帝進言，認為林家後代林旗飽讀兵書，有其先祖風範，或可以隨趙老將軍上陣殺敵。

彼時林家父母初逝，林旗臨危受命跟著趙老將軍去了戰場，唯幼妹林玖年僅七歲，

被託付給了家中老僕。

三年時間，林旗數次領兵突襲，斬殺敵將無數，名字響徹邊關，如今敵邦俯首稱臣，願每年進奉珠寶馬匹等換取安寧。

東征大軍風光回朝，林旗厥功至偉，成了京中新貴，前去林家拜訪的權貴們幾乎要將林家門檻踩破。

距離林旗回京至今已過去了十餘日，今日是明昌侯府的二公子周意辰在府中設宴款待林旗，而姜榆的夫君周三公子也是要去作陪的。

周三公子全名周明夜，自幼體弱多病，肩不能扛手不能提，平日裡甚少飲酒，按理說不該喊他去前廳待客，奈何兩位公子不和，周意辰分明就是有意為難周明夜。而牽紅不想姜榆去前院扶周明夜，則是因為姜榆少時曾與林旗有過婚約，可林旗率軍東去沒幾個月，姜榆意外與周明夜有了肌膚之親，被迫嫁進了明昌侯府。如今周意辰故意灌醉周明夜，又讓姜榆去前廳扶他，是有意引這對曾經的未婚夫妻相見，一個晚宴噁心了三個人。

牽紅不明白周明夜為什麼不找個藉口推拒了，姜榆又為什麼一定要去，她苦著臉愁了會兒，歎口氣熬醒酒湯去了。

姜榆卻是一點兒也不覺得為難，她一手提著燈籠，一手捏著裙角，小心翼翼地跨過了一處積水，出了小院不遠碰上府中幾個丫鬟，丫鬟要幫她拿燈籠，被她溫柔拒絕了。

一路到了前廳，廳門洞開，裡面燈火通明，隔著一段距離都能聽見談笑聲和樂聲，聽著氣氛很好。

姜榆在外面站了片刻，在丫鬟們端著盤子出來時將燈籠遞了過去，而後壓著心口長舒一口氣，抬步進去了。

廳門口守著的丫鬟已傳了話，姜榆一進去便聽到周意辰的聲音，「弟妹來了？快把三弟扶回去，今日的事都怪我，不該讓他多飲酒的。」

宴客廳中的談笑聲登時如被掐滅的燭火，只有奏樂聲依舊。

姜榆微微向周圍掃視了一眼，廳中燭光晃眼，賓客眾多，她在左側看見了周明夜之後就停住了視線，周明夜癱軟著趴在桌上，袖口盡是酒漬，看著像是一灘爛泥。

「不礙事的，夫君他酒量差，回去喝點醒酒湯歇會兒就沒事了。」姜榆說著快步走過去，酒氣熏人，她卻連鼻子都沒皺一下，無視了他身上的酒汗，在他肩上輕輕拍著，柔聲喚道：「夫君，醒醒。」

周明夜醉得不輕，含糊不清地說了句什麼，再沒有動靜。

姜榆抬眸，對著周意辰道：「那我先扶夫君回去了，二哥，你們繼續。」

「哈哈，弟妹妳以後還是看著三弟把酒量練練吧，這樣子出去應酬可不行。」

「是呢。」姜榆點頭稱是，轉向周明夜道：「夫君，我扶你回去。」

周明夜因為娘胎裡帶著病，身形並沒有多強壯，只比姜榆高了小半個頭，但姜榆一個嬌弱姑娘要扶起他還是有些難的，所幸廳內有丫鬟幫忙。

姜榆肩上架著周明夜的胳膊，一手撐在他胸口，扶著他出了几案。

主位的周意辰還在笑道：「當心點，別摔著三弟了。」

姜榆沒抬頭也知道廳中所有人的視線都落在她身上，她不在意別人的目光，只在意一人，卻不能抬頭去看他。

當初她與林旗的婚事並沒有多少人知曉，但自從她嫁與周明夜之後，事情就莫名其妙傳開了，但凡她今日有半點不合規矩的地方，明日閒話就會傳遍整個京城，說明昌侯府的三少夫人與前未婚夫藕斷絲連。

此時她的注意力全部放在周明夜身上，餘光也未有分毫偏移，然而剛往外走兩步，周明夜忽地掙扎了一下，身子一歪，重量全部壓在了姜榆肩上。

姜榆受不住打了個趔趄，扶著人向一側偏了偏，周明夜跟著歪倒與她撞到了一起，接著一聲清脆的聲響，是姜榆髮間金簪被他的髮絲勾住，甩落到一旁的酒桌上。

丫鬟忙上前來幫著扶穩了周明夜，姜榆輕鬆了些，向著旁邊的人福身致歉道：「失禮了。」

周意辰的聲音再次響起，用意味深長的口吻道：「三弟妹不是有意的，林將軍當然不會與她計較，是吧？」

廳中鴉雀無聲，連彈奏的樂聲都到了尾音，只餘指尖撫過琴弦的顫動聲，似有若無。

「無妨。」一道低沉的聲音響在跟前，說話的人語氣淡漠，不帶一絲情緒。

姜榆始終未抬眼，她垂著眼睫，看見一隻指節突出的手撥開酒盞，撿起了她掉落的髮簪。

那隻手很大，手背顏色略深，握著髮簪的一端翻轉過來，以大拇指與中指夾著細細的簪身，食指在下方托著，虎口處的繭子格外顯眼。

姜榆眼睫顫了顫，她認得這隻手，更知道那繭子是常年習武練箭留下的。

幾年前她時常捧著那隻手，一邊在那上面抹著細膩的脂膏，一邊埋怨，「你能不能記得自己抹呀？老是把手弄得這麼粗糙，握著一點都不舒服。」

那時候林旗總是一臉不耐，「做什麼要抹姑娘家的東西，還帶著味道，回頭我又要被人笑話。」

「姑娘家的東西怎麼了？這麼嫌棄姑娘那你走吧，別在我這待著。」

姜榆一不高興，他立馬就服軟了，「沒嫌棄，姑娘家的東西精緻，我怕浪費了。」

「我的東西拿來給我未來夫君用，只要我不覺得浪費，誰能說什麼。」

她刻意放軟了聲音，柔柔地說著護短的話，成功讓跟前高大的少年人沒了聲，只有薄紅偷偷爬上了他耳後。

只是她用心養護了幾年的這雙手如今又變得很粗糙，應當是做主人的根本就沒打理的結果。

「周三少夫人。」那隻手將髮簪往前遞去，停在距離姜榆一尺遠的地方。

姜榆在一瞬間想了許多，面上卻沒有絲毫變化，她緩緩抬起水潤雙眸看著眼前人，伸出手客氣道：「多謝林將軍。」

她的手與林旗的截然不同，白皙滑膩，在廳中明亮的燭火映照下顯得格外柔軟，細嫩指尖握住髮簪尖銳的一端，兩隻色澤不一的手隔著兩寸的距離，只要有一方再向前移動一下就能觸碰到一起，就像以前一樣親密交握，隨意揉捏。

可如今眾目睽睽之下，誰也沒動，也不能動。

林旗鬆開了手，毫不留戀地收了回去。

姜榆將髮簪收回，重新扶住周明夜，偏過頭看他，輕聲安撫道：「夫君，沒摔著吧？我這就扶你回去。」

扶著周明夜出了廳門，姜榆還能聽見周意辰帶笑的聲音，「我這三弟酒量差，酒品還不行，喝醉了是誰都不讓近身的，不是三弟妹來扶他，他能在酒桌上趴一整夜……」

姜榆側目看向喝醉了的周明夜，見他因為喝了酒臉上紅得嚇人，腦袋無力地垂著，雙目微微眯起，一副醉得不知今夕何夕的模樣。

「少夫人？」丫鬟見她不走了，奇怪喊道。

姜榆「嗯」了一聲，抬起手親暱地在周明夜嘴角碰了碰，將那一點酒漬抹去，道：「走吧。」

兩人一左一右架著周明夜往後院去，離了前廳，不知是周明夜清醒了些還是怎麼的，顯然比之前順從多了，扶著也沒那麼費力。

姜榆說話從來都是輕聲慢語，對府中下人十分親和，周意辰身邊的丫鬟也是敢打趣她的，笑道：「果真跟二少爺說的一樣，方才三少爺還誰都不讓碰呢，三少夫人一去就給扶出來，一點兒也不鬧了。」

姜榆扶著周明夜避開地上積水，柔聲道：「夫君他醉酒時是不怎麼認人的。」

丫鬟笑得燦爛，「可就是認得三少夫人您，那還是三少爺與少夫人的感情好。」

姜榆笑笑沒說話，往前沒多遠，牽紅還是焦急地趕了過來，見了他們急忙上前來接替了那個丫鬟。

前廳絲竹聲又起，幾人推杯換盞，看著是一片和諧景象，實際其餘幾人卻都在暗中窺視著林旗，然而不論他們怎麼看，林旗面上始終沒有一絲變化，一如他剛回京那日，冷硬的面龐看不出半點喜樂或落寞。

周意辰暗自咬牙，他就不信了，昔日的未婚妻背著他嫁了人，還當著他的面與別人那麼親密，他就沒有一點怨恨？就算他能忍受這種屈辱，也不可能沒有絲毫情緒波動吧，哪怕是悲痛。

他是很有自知之明的，知道兩人的交情遠遠沒到能宴請彼此的分上，林旗回京這幾日收到的邀請多不勝數，他若當真不介意姜榆另嫁，今日何必前來赴宴？

周意辰目光閃爍著，心中想法更堅定了幾分，朗聲笑道：「林將軍還未婚配吧？可曾有意中人？」

他刻意在「曾」這個字眼上加重了音調，但林旗依然連個眼神都沒給他，只兀自斟了杯酒。

旁邊被請來作陪的一個年輕公子急忙打圓場道：「林將軍此番立了大功，可是得盡了京中閨秀們的青眼，對哪家姑娘有意還不是手到擒來？」

幾人均是笑了起來。

年輕公子得了周意辰一個眼神，會意地點頭，又試探道：「聽說林將軍還有個妹

妹，不知年歲幾何？可有婚……」

話只說了一半，忽聽一聲清脆的瓷片碎裂聲響，他眼睜睜看著青釉杯盞被林旗徒手捏碎，被那雙冷厲中帶著絲絲寒意的鷹眸一掃，就像是被人掐住了脖子一樣，一個字兒也吐不出來了。

周意辰可不想這時候與林旗撕破臉，趕忙笑道：「我記得林小姐歲數還小呢，婚事倒是不急。」

林旗沒理會他，鬆開手指輕微撚了一下，起身道：「酒喝完了，告辭。」

說完，他一句挽留的機會也不給別人，轉身就走。

廳中眾人朝周意辰看了看，周意辰無聲搖頭，吩咐丫鬟道：「去送林將軍。」

主角走了，酒和樂曲也不必繼續了，他盯著林旗坐過的地方，眼神陰沉下去。

出了明昌侯府，林家的護衛已牽著馬在外面候著。

夏日的夜晚十分安靜，弦月彎彎地掛在街角的屋簷上，一點兒也沒被早些時候的那場雨影響到，街道上早已沒了人影，只有商鋪前還懸著燈籠不時搖曳著，將燭光搖落在簷下的小水坑裡。

馬蹄就著月色踏在半乾的街道上，濺起點點汙泥，幾人快馬而行，沒多久就到了將軍府。

府中護衛立即上前道：「已經又找了一遍了，還是沒能找到小姐。」

他說的小姐是指林旗的妹妹林玖，當初林旗奉命出征，只帶走了幾個護衛，將大半護衛和所有奴僕全部留下照顧七歲大的林玖。

那時林家與姜家關係親密，又定了姻親，有姜家父母與姜榆照應著林玖，林旗還是放心的，誰知他前腳才走姜榆就嫁了人，姜家父母也不好再多插手林家的事。但再怎麼說林家也曾是忠臣名將之後，林旗又是帶兵出征，有這層關係在，宮中那位多少對林玖照顧了幾分，讓她好好長大。

然而一個月前，剛滿十歲的林玖莫名消失了。

林旗回京的第一件事就是去找她，可尋遍京城都沒有發現她半點蹤跡。

「去白曆橫府上查查。」林旗這麼吩咐著，但並不對此抱有多大希望。

白曆橫就是在宴上提及林玖的那個年輕公子哥。

據老管家所說，林玖因為沒有父母看著，唯一的兄長又不在身邊，養成了膽小怕事的性子，平日裡根本就不出門，若是出門一定會帶著大批護衛，白家人沒那個本事把事情做得滴水不漏，也沒有理由。

況且若當真是白家人所為，白曆橫今日當著他的面提起這事就過於無腦了，周意辰的可能性都比他大。

當初他們同在國子監讀書，周意辰見不得別人比他好，總是出陰招，被林旗教訓過幾次，他心眼那般小，記恨到現在也不是沒有可能。

林旗回憶著老管家說過的話，他說林玖是無聲無息消失的，沒有驚動任何護衛丫鬟，這不合理，除非……她是自願跟人走的。

林旗大步向府中走去，道：「讓人盯著明昌侯府。」

護衛應是。

林旗再往裡去，沒幾步，府中上了年紀的老管家迎了上來，小心打量著他的神色，低聲問：「少爺見到了音音小姐？」

林旗目不斜視地越過他，沒有說話。

他步子大，老管家有些跟不上，小跑了幾步就喘了起來，林旗耳力敏銳，步子微頓，道：「慎言。」

這兩個字聽得老管家鼻子猛然一酸，慌忙改口道：「是，我說錯了，如今該喚她周三少夫人了。」

周三少夫人大名姜榆，小名音音。

姜榆十二歲隨父母到了京城，與林旗相識，十三歲兩人定下婚事，兩家多有來往，老管家是早就把姜榆當成女主人對待的，可惜天不遂人願，怎麼就突然另嫁他人了呢？

但仔細想來也不能怪她，那時候林家父母初逝，林旗若是好好待在京中也得守孝三年才能成親。

三年說得簡單，卻是讓一個姑娘從十六歲等到十九歲成為老姑娘了，男方這年紀悔了親事還能另找，姑娘就不好嫁了。更何況林旗去了戰場，那時候多少將領折在了東面，林旗奉旨出征時京中處處危言聳聽，都說林家唯一的兒子多半是回不來了，人家大好年華的姑娘，嫁與他人也怪不得誰。

老管家歎息，心裡又酸又澀，他是看著林旗長大的，最清楚他對姜榆的感情，如今木已成舟，再怎麼不情願也不好去打攪別人。

「她既已嫁了人那便作罷吧，好姑娘多的是，少爺以後再尋別的。」沒得到回應，他怕林旗剛回來不清楚京中情況，誤以為姜榆是被人逼迫的，又道：「雖不知……她為何匆匆嫁去明昌侯府，但這幾年她與周三公子十分恩愛是真的……」

這倒是不假，京城裡誰都知道周明夜與姜榆感情好，夫妻倆形影不離，周明夜出去赴宴若是回去遲了，姜榆都會親自去接，反之亦然。

總而言之，這樁婚事雖然來得突然，但兩人感情沒話說，若是非要挑出個不如意的，那就是成婚近三年，姜榆的肚子沒有一點兒消息。

不過這就不必與林旗說了，老管家絮絮叨叨道：「上個月周三公子又大病了一場，周三少夫人還親自帶著他去普陀寺普慧大師那求醫呢，聽說在佛祖前面跪了一整夜。」

林旗突然轉身，銳利的目光盯著老管家，沉聲問：「上個月什麼時候？」

老管家愣了一下，仔細回憶後道：「好像是上月中旬……那幾日小姐聽聞少爺你要回來了，還說正好月圓人團聚呢。」

林玖在上月下旬也去了趟普陀寺，回來後沒幾日便失蹤了。

林旗垂目片刻，喚來護衛，吩咐人去普陀寺暗中搜尋。

「普陀寺？小姐從不與外人多說話，在普陀寺也沒有熟人，怎麼可能在那？」老管家頓了頓，想起兩人方才的對話，一臉不可置信地道：「少爺你、你懷疑是周

三少夫人綁走了小姐？」

林旗沒說話。

而此時的明昌侯府裡，姜榆剛洗漱過，正穿著月白色寢衣坐在床上，手中握著一支金簪。

房門微動，她抬目看清了來人，雙眸一彎，笑道：「我真的見著他啦！」

「他變了好多，我都要不敢認了。」她臉上帶著薄紅，眉開眼笑地說完又蹙起眉，不悅道：「就是他好像把我教給他的東西全都忘了，竟然把髮簪尖銳的那頭對著我。」

進來的是周明夜，他剛沐浴過，身上酒氣已被洗去，髮尾還帶著潮濕的水氣，衣裳卻是整整齊齊地穿著。

反觀姜榆，寢衣鬆鬆垮垮地搭在身上，露出了纖細的長頸和分明的鎖骨，她屈膝坐著，因為天熱還把寢褲向上扒了扒，一截光潔的小腿裸露著，白得耀眼。

周明夜沒有說話，進屋後先是把門窗都檢查了一遍，確認沒有問題後到了床邊，刻意壓低的聲音有些沙啞，「妳就不怕分開的這幾年他另有佳人？」

「不會的。」姜榆面色篤定道：「他只喜歡我。」

周明夜對這句話未置可否，立在床邊解著衣裳。

姜榆親眼確認朝思暮想了好幾年的意中人安然無恙，心裡的歡喜如洪水衝破堤防，洶湧翻騰，在外面卻還要拚命遮掩，好不容易屋裡終於只剩下她與周明夜兩人，她是再也忍不住了。

不管周明夜想不想聽，姜榆兀自解釋道：「我雖只看了他一眼，可是看得很清楚，他雙手有繭子，身上沒有香囊荷包，也沒有一點兒脂粉味道。他若是喜歡一個姑娘，巴不得把這關係昭告天下，身上不可能不帶著那姑娘的東西，我是最瞭解他的。而且當初他走的時候與我保證過，會時刻記得他有個未婚妻……」

姜榆想起分別的情景，臉上起了絲紅暈，見周明夜將脫下的外衣搭上一旁的槲櫨，縮著腳往床頭挪了挪。

周明夜穿著單薄的寢衣進了床榻裡側，他是不怎麼信林旗的，道：「不喜歡也不妨礙他有別的女人。」

「不會的，我跟他說過，他要是敢碰別的女人一下，我這輩子都不會再理他了……」

姜榆聲音忽然小了下，嬌羞來得猝不及防，「他最怕我不理他了。」

周明夜沉默了一下，他今日是第一次見到林旗，怎麼都覺得他見的那個林旗與姜榆說的完全是兩個人。

他看了看姜榆，懷疑她是被情愛蒙蔽了雙眼，勸道：「他看著可不像是會嬌慣姑娘家的人。」

「是呀，他爹總是說他不穩重，所以他在外人面前一直很少說話，假裝沉穩……」

姜榆說著情緒突然有些低落，「也可能他這幾年的確是變了。」

周明夜有點後悔，不該出言打擊她的，嘴唇動了動，道：「他今日都來赴宴了……」

姜榆情緒變得快，一下子就笑開了，聲音恢復了輕快，雙眸明亮道：「不用安慰

我沒關係的，人總是在變的，說不準他此時心裡也在想著我變了許多呢。」

周明夜點點頭，「睡吧。」

「嗯。」姜榆情緒波動大，覺得自己可能睡不著了，但還是要努力入睡，畢竟接下來還有許多事要做。

她把髮簪藏到枕下，扯著薄被躺下時，看見了周明夜身上仍裹得嚴嚴實實的寢衣，目光在他平坦的胸前停下，「把裡面的裹胸解了吧，這麼熱多難受呀。」

周明夜面露遲疑。

姜榆又笑了笑，道：「沒關係的，丫鬟不會貿然進屋，明天咱們早些起來，沒人會發現的。」

她說著下了床，到桌邊取下燈罩吹滅了燭火。

皎潔月色透過紙窗照進屋中，並沒有很暗，姜榆藉著月光回到床上，放下兩邊的床帳，裡面瞬間暗了下來。

「喏，脫了吧。」

## 第二章 美人出浴圖

姜榆的父親不過是個四品官員，在京城裡算不得什麼人物，姜榆雖長得美，但很少出門，見過的人不多。

周明夜是明昌侯府的嫡公子，又是個病秧子，兩人從未有過交集，直到三年前的乞巧節，姜榆被人設計落水，周明夜不顧病體下水救她，那是他們第一次見面。姜榆不懂水性，但是周明夜懂，只是他體力差，加上姜榆一直掙扎，游到偏僻處就脫了力，硬是撐著一口氣才勉強上了岸。

姜榆落水時被周明夜抱著一起沉入水中，那時岸上人雖不多，但該知道的都知道了，她清白已毀，上岸時又見兩人的衣裳被流水沖得七零八落，一時氣急，對著力竭的周明夜就推了一把。

周明夜撞到石階暈了過去，而姜榆拔了髮釵恨不得趁機殺了他，偏偏有這個心沒那個膽，她想著自己與林旗再無可能，捂著臉大哭了起來。

所幸那天月色好，兩人又離得近，哭泣中姜榆看見了倒在一邊的周明夜胸前鬆開了的裹胸布，那是在水中她掙扎時無意間扯開的。

那隆起的弧度讓姜榆遲疑了，她鎮定下來，趁著周明夜還昏迷著脫了他的衣裳，這才知曉所謂的周三公子竟然是個姑娘！

那時她被人虎視眈眈地盯著，千方百計想要毀了她，而周明夜正被逼著娶親，她們倆各有所需，乾脆順勢成親，解了彼此的危機。

對周明夜來說，即便沒有姜榆也可以有別人幫她掩護，再不濟用銀子買通個丫鬟也行，沒必要冒險找素不相識的姜榆假成親，她只是不忍心姜榆被一個小癩三辱了清白——當日下水救姜榆的除了她，還有一個無所事事的地痞癩三。

姜榆的父親姜之敏雖然疼愛女兒，但為人死板守舊，若是真的讓那小癩三與姜榆有了肌膚之親，他必然會逼著姜榆嫁人。

那小癩三不僅白撿了個美嬌娘還成了高官女婿，往後的日子怎麼都會比以前好，只是姜榆的後半生就完了。



姜榆一直覺得周明夜對她有恩，她嫁給周明夜之後，在別人眼中與林旗再無可能了，總算是清淨了三年。

現在林旗回來了，她該恢復自由身嫁給原本的未婚夫了，她不僅要與林旗風光成親，還要幫周明夜恢復女兒身。

只是周明夜的身分牽扯到明昌侯府爵位傳承的一堆爛事，處理不當就是欺君，姜榆覺得這事棘手，僅她與周明夜很難解決，但若有林旗就簡單多了。

夫妻一體，周明夜對她有恩情，那就是對林旗有恩情。

「妳想怎麼做？」周明夜裝了近二十年的男子，為了不露餒，聲音都時刻壓著，比一般姑娘家沙啞許多。

她之所以擅長水性也是為了自保，盪水、飲酒、馬球，甚至騎射，高門公子哥該會的東西她或多或少都會一些，只到底是女兒身，便以身體弱為藉口能避則避。今日醉酒也是假裝的，她要保持男兒身就要時刻清醒，為防萬一特意練過酒量，不說千杯不醉，但至少是比一般人好的。

姜榆知曉周意辰要宴請林旗時就心潮澎湃起來，她知道這兩人不和，林旗若是應邀而來，周意辰勢必會有所動作，所以她乾脆順了周意辰的計畫，讓周明夜裝醉喊她去扶，就是為了能夠見心上人一面。

昏暗的床帳內，兩個姑娘並排躺著，姜榆的嘴角仍揚翹著，道：「先讓我確認一下他的心意。」

「怎麼確認？」

姜榆羞赧地笑，「等他來找我，看看他會怎麼對我。」

周明夜始終對她與林旗的感情存疑，畢竟面對姜榆時他始終沒有一絲情緒變化，她不忍心再潑冷水，只是問：「他若是不來呢？」

「他會來的。」姜榆想也不想便道，「他與家中長輩談論兵法時會用各種刁鑽的計謀，但是在感情上他不喜歡拐彎抹角。我背著他嫁了人，他一定會來親口與我確認，問我是不是真的移情別戀了。」

姜榆平常話並不多，可今日見到了林旗就怎麼也說不完，忍不住笑起來，「況且周意辰的心思，但凡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得出來，我都被欺負了，他肯定是不能忍的，妳等著吧，最多兩日他一定會來找我，更何況……」

後面的話她沒說，只抿著唇笑出了淺淺的梨渦。

「妳想的真多。」周明夜跟不上她的腦子，但這幾年靠著姜榆她避開了許多麻煩，還是願意相信姜榆的，「那我等著。」

夜晚寂靜，姜榆卻怎麼都睡不著，她摸著枕下被林旗碰過的髮簪，想起三年前兩人坐在簷下說話的光景。

而周明夜警惕心重，身邊的姜榆一有動靜，她就會驚醒。

如此，第二日早早起了的兩人一個有情飲水飽，滿面紅光，一個眼底青黑，精神萎靡，倒也符合周明夜宿醉後應有的反應。

白日裡兩人都未出門去，周家大夫人孟氏也就是周明夜的生母因為擔心周明夜過來看她，三個都是女人，卻只能荒謬地扮演著婆婆與小夫妻。

一日安寧，到了晚間，為了讓姜榆能有機會與林旗會面，周明夜特意去了書房。那廂獨自待在屋中的姜榆心思紛亂，想著晚些時候若是見到了林旗該說什麼，是先說林玖的去處，還是先說她與周明夜的婚事？

她想得出神，許久也沒想出頭緒，在牽紅過來問她什麼時候沐浴時怔了一怔。

「怎麼了嗎，小姐？」

姜榆抿了抿唇，她如今年近十九，早就過了該嫁人的年紀，同齡的姑娘都已經抱了孩子了，可她卻連未婚夫的手都沒再牽過，於是生出了一個大膽的念頭。

反正她這輩子也不打算嫁給林旗之外的人……

她心臟急促地跳動著，偏過臉不讓牽紅看見她的異常，低聲道：「就……現在吧。」

姜之敏為人正直，正直到迂腐，姜榆還小時姜夫人就常與她說——

「妳爹說什麼都只管順著他，但別放在心上，裝乖哄過他就算了，妳自己的事情要學會自己做主，不能任由別人擺佈，妳爹也不行。」

姜之敏讓人教她讀書和刺繡的時候她學得很認真，前者是因為她想學，後者是因為別的姑娘家都會，對女孩子來說最簡單的東西她多少也得會一點，至少不能太差以免什麼時候出了醜。

後來刺繡學得挑不出大錯就放下了，只有讀書習字一直堅持了下去，讓姜之敏很是滿意，再後來姜之敏認識了林旗父親，兩人很是投緣，有一回府中設宴，酒後看見姜榆與林旗在亭子裡說話。

爬滿綠藤和白花的八角涼亭下，少年英俊，少女嬌俏，一個耐心聽著，一個邊說邊笑，畫面美不勝收。

姜之敏一拍腦袋，當時就開口要給這兩人訂親，而林旗父親那會兒不知道是不是也醉了，當場就答應了。

姜榆知道時庚帖都已經交換了，她還沒什麼反應，姜夫人差點暈了過去，找到姜之敏怪他太衝動了，至少也該問問姜榆的意見才行，哪能這麼糊塗就定了親。

可是姜榆乖順地應下了，一句反對或者不悅的話都沒說。

姜之敏覺得女兒溫柔賢淑又聽話，卻不知道姜榆在背後抿著嘴笑。

她事後偷偷跟姜夫人說：「那是我故意招旗哥過來說話的，爹那麼靠不住，既然早晚都會把我嫁出去，還不如我自己選呢。」

那段時間她家旁支有個表姊剛成了親，姜之敏被這事提醒了，一想姜榆的年紀便起了給她訂親的念頭。

姜榆可不敢讓他給自己安排婚事，那日她早就聽下人說姜之敏與林父在前廳喝了許多酒，故意喊了林旗說話，連那小亭都算好了，確定會被姜之敏看見。

姜之敏果然也暈了頭，順了她的心意。

「哪有這樣的，妳也太大膽了，算計到妳爹頭上就罷了，怎能這樣莽撞地把自己的婚事定了！」姜夫人氣得不行。

「這怎麼能叫莽撞呢？」十三歲的姜榆身形初長，臉頰還有些圓潤，歪頭道：「我

早就看出來旗哥喜歡我，我一招手他就走不動路，說話的時候假裝不看我，結果我故意丟了帕子，還沒落地他就給我接住了。」

她說到這裡嘻嘻笑著，「他對別人可不是這樣的，上回夏姊姊來府裡丟了荷包，他眼睜睜看著荷包落地，喊了丫鬟撿起來的，我問他怎麼不自己撿，他說要避嫌。」姜夫人被她說得一愣一愣的，兩家來往很頻繁，她是對林旗印象不錯，可怎麼也沒看出他對自家女兒有什麼心思，仔細琢磨了會兒才道：「人家說不定是覺得與妳熟識，才沒那麼多顧慮。」

「才不是。」姜榆笑彎了眼眸，「娘妳等著。」

第二日她就不出房間了，對外說是患了風寒，不到午時，才與她定了親的林旗就上門來了。

姜榆病著不能出屋，是姜夫人去見林旗，就見他帶來了剛熬好的桂枝湯和姜榆最愛吃的小甑糕。

林旗僵著臉道：「家母讓我送來的。」

姜夫人朝他臉上看了又看，眼看著他表情越發僵硬才咳了一聲，說姜榆悶了半天了，讓他去陪著姜榆說說話。

姜夫人總說姜榆是被她教壞了，小小年紀膽子就那麼大，長大了還得了？

事實證明，她沒多擔憂，長大的姜榆的確膽子還能更大。

夏季悶熱，沐浴用的是溫水，房間裡並沒有多少熱氣，姜榆撥著水面上的花瓣，好半晌沒有脫衣裳。

牽紅將乾淨寢衣搭在一旁的屏風上，轉身整理著擦身用的軟巾，道：「小姐，妳就是太好說話了，那些個丫鬟哪裡是病了，分明是犯了憊懶，有事互相推諉，天才見黑就都回去歇著了，一個個跟大小姐似的。」

姜榆心不在焉的應了一聲，「嗯。」

牽紅轉身就看見她酡紅的雙頰。「小姐，妳……」

她想說姜榆怪怪的，是不是還惦記著林旗？可是昨日他二人才見了面，沒有一點兒異常，覺得這事就算是過去了吧？

到底不敢輕易提起林旗，牽紅改口道：「臉怎麼這麼紅啊？」

「有點悶。」姜榆迅速道。

夏季本來就悶熱，房間密不透風自然很熱，牽紅忙道：「那快些洗，待會兒開了窗就好了。」

「……嗯。」姜榆側過身，面朝著屏風緩緩抬起手放在了腰間，一顆心撲通亂跳，藉著低頭的動作餘光迅速向四周掃了一眼。

小院裡的人都被她早早放回去歇著了，現在除了她與牽紅沒有別人，林旗若是這時過來，一準要摸到她寢屋裡，正好撞見……

她臉上紅暈又重了幾分，深吸口氣拉開衣帶，薄衫從白皙肩頭滑落擱在置衣凳上，她微微縮著肩，雙臂交叉護在身前，入了水才慢慢放鬆，慢騰騰地往脖頸上潑著水。

「二爺還沒回來，但是讓人送了些綢緞回府，是名貴的蜀錦呢，五小姐與六少爺

因為一匹布差點打起來，老夫人出面都不管用。」牽紅說著白日裡聽來的閒話，聲音壓得很低，幾乎要被水聲遮住，「六少爺雖然年紀小，但到底是個男子，怎麼好意思跟個姑娘爭搶這東西……」

明昌侯府的老侯爺早就去世了，繼承爵位的是長子，也就是周明夜的父親，他在周明夜五個月大時去世了，臨去前將這世襲罔替的爵位歸還給聖上。

爵位雖收回了，但聖上念著舊情，周老夫人又還在，便將這明昌侯府的牌匾繼續留著，對外也還是叫做明昌侯府。

從那之後府中做主的就是周二爺，周二爺膝下兩子兩女，除了已出嫁的四小姐周棕慧，還有周意辰、五小姐周妍弘、六少爺周立暮。

姜榆一心兩用，一邊聽著府中瑣事，一邊想著林旗今夜到底會不會來，他身手好，要潛入一個沒什麼防備的明昌侯府輕而易舉。

對著周明夜她說得信誓旦旦，這會兒心裡卻忐忑起來，若她是個男子，未婚妻趁著自己落難偷偷嫁人，她才不會再去見那女人呢，不落井下石就算好的了。

「五小姐被六少爺推了一把，差點兒磕破頭……」

姜榆推開水面上浮著的花瓣，隔著水面看見底下若隱若現的身形，又紅著臉把花瓣往回攏，正動著，忽聽一道窸窣聲響，她猛地僵住身子，懸在水面的纖細手指輕顫了下，旋即壓入水中遮了起來。

「那邊吵鬧了大半日……」牽紅還在絮絮說著。

姜榆嚥了下口水，努力鎮定下來，出聲問：「妳有沒有聽見什麼聲音？」

「聲音？」牽紅正給姜榆挽落在肩上的一縷烏髮，聞言停住，側耳聽了聽，只聽見外面樹葉被風吹動的颯颯聲響，偶爾有幾聲蟲鳴，「是風動吧？」

姜榆閉上眼，她想舒展身子，可到底是個不經事的姑娘，想是一回事，做又是另一回事，積攢了半天的勇氣最後只是微聳著雙肩往前趴去，伏在浴桶邊緣，只露出纖細的後頸與光潔的後背。

若真是林旗來了，見著這場景多半是要避開的，姜榆可不能讓他走，於是她開口了，「都是十歲大的年紀，他是沒法和玖玖比的。」

這句話說出口，空氣似乎瞬間凝滯住了。

姜榆沒事人一樣，臉枕在手臂上，奮力壓著微抖的聲音，「玖玖小時候就很懂事，不哭不鬧，林旗走後她沒了依靠，那也是不曾哭的。」

「小姐……」牽紅難受地望著她，無聲地歎了口氣，「是呢，不是小姐妳接她回府，她是誰也不見，哪兒也不肯去的，現在好了，她兄長回來了，以後就有依靠了。小姐，明日四小姐要回來呢，府裡肯定熱鬧……」

姜榆聽出牽紅轉移話題的意思，倒也不是不行，但是要先把她的鉤子拋出去，「上個月我讓人給玖玖傳了口信——」

她話只說了個開頭就停住，毫無徵兆地轉而說起別的，「夫君還在書房嗎？妳去看看她，別讓她熬太久了。」

屋頂上屈膝仰躺著的人猛然睜開雙目，沉靜如海的眼眸中起了一絲波瀾，他凝望著深藍色的夜空，眼中只有閃爍的寥寥幾顆星。

彎月正懸在高大的玉蘭樹後面，投下的陰影完美地將他融入黑暗，無聲無息。

「哎。」屋中傳來這麼一聲，接著牽紅的身影出現在小院中，朝著另一邊的書房而去。

林旗望著牽紅的身影消失，耳邊是淅淅瀝瀝的掬水聲，他重新閉上眼，腦中不受控制地浮現出方才看到的一幕。

他記憶力一直很好，地圖只看一眼就能清晰地印在腦中，方才不經意的一眼，他看見了那姑娘高高挽起的髮垂下了一縷，被水打濕後蜷著貼在白得耀眼的側肩上，他立即收回視線，可那縷黑髮就如他看過的地圖一般，深深地烙印在他腦海中。林旗重新睜開眼，入目是無邊無際的夜空，耳邊是不間斷的水聲，他視線集中在夜空中一顆模糊的星星上，一動未動。

也許是夏夜太寧靜，或者是月色太纏綿的緣故，林旗感覺他對時間的感知變得遲鈍，似乎過了很久，又好像只過了半刻鐘，屋中沒再傳出人聲，只有水聲依舊持續。

他腦中不自覺地浮現出水珠從那明顯的肩胛骨上滾落的景象，手背上頓時青筋暴起，手掌握起時指骨關節發出啞啞的聲響，逼迫自己轉移注意力。

沒能在白府查出林玖的線索，普陀寺也未見林玖的蹤跡，再結合方才姜榆的那句話，毫無疑問林玖的失蹤與姜榆有關。

他知道自己該去找姜榆問清楚，可今日時機不對，他現在無法面對姜榆。

林旗正想離開，一道細微的落地聲猝然響起，他屏住氣息，無聲而迅速地坐了起來，眼神銳利地盯著房梁邊角處。

一道白影倏然出現在月下，那是一隻貓，遍體雪白，毛髮蓬鬆，月光落在牠身上，給牠鍍了層柔光，同時將那紅潤的鼻尖襯得更加明顯。

牠腳步輕盈，踮著腳尖跳上屋頂的狎魚石雕頂上，藍寶石一樣的眼珠子盯著林旗。一人一貓對峙著，一個高大健碩隱在繁茂玉蘭樹的陰影下，一個頭頂彎月、優雅秀氣落在威武的石雕頭頂，夜風掠過樹梢帶起風聲，與瓦片下曖昧的水聲混在一起。

如此過了幾息，白貓突地「喵」了一聲，後腿一蹬，朝著林旗撲了過去。

林旗手臂一撈，一手鉗住白貓的後頸，另一手托住牠腹下，將其攬進懷中時手掌順勢繞到牠頸下輕輕撓了撓。

白貓蹬了蹬後腿，在他腿上翻了個身把柔軟的肚皮露了出來，被揉動時喉嚨裡發出舒適的咕嚕聲，這聲響很輕，卻還是驚動了屋中人。

「梅戴雪？」姜榆高聲喊道。

白貓在林旗腿上扭著身子用爪子撈他衣袖，沒再出聲。

牠是姜榆養的貓，因為全身雪白唯有鼻尖一點紅，被取了個「梅戴雪」的名字，牠認出了三年前經常投餵牠的人，纏著林旗撒起嬌來。

林旗見牠不斷地伸著爪子往自己衣襟裡掏，終於明白牠這是嘴饞了，於是他按住梅戴雪，從懷中掏出一個油紙包。

這時姜榆語氣驚疑地喊了一聲，「是你嗎，梅戴雪？」

林旗拆開油紙包的動作微頓，梅戴雪卻是等不及地踮著後腿伸爪子去搶，可林旗動作敏捷，在牠要觸碰到的時候手臂一抬，讓梅戴雪撲了個空。

牠剛出生就被姜榆抱了回去，養得很嬌氣，沒得到想要的，尖細地朝林旗叫了兩聲。

林旗這才將手放了下來，油紙包裡是半個巴掌大的小甑糕。

姜榆愛乾淨，白日裡會逗著梅戴雪玩，晚上沐浴過後就不會再讓牠近身，餵牠吃點東西也不會被姜榆發現。

林旗掰了一小塊放在手心，梅戴雪立馬湊了過去，把頭埋進他手掌中。

屋頂上餵著貓，屋中的姜榆卻默然垂下了頭，沒興致故意掬水弄出聲響了。

她聽見了貓叫，還以為房頂上一直都是梅戴雪，既然不是她想等的人，何必再費盡心思勾引？

她今晚厚著臉皮主動勾引，心若擂鼓地等了許久，結果嬌嫩身子只落入了一隻貓眼中，這讓姜榆羞憤又氣惱。

更讓她覺得丟人的是，她自以為多瞭解林旗，以為用鉤子留住了他、把他安排得清清楚楚，結果人家根本就沒來，她裝腔作勢了半天，身子都要泡皺了，全然是自我陶醉。

與林旗相識這麼多年，她一直都是佔上風的，哪怕兩人有分歧鬧了彆扭，她只要一蹙眉傷心或者一日不理林旗，他就會主動買髮簪金釵或者是她愛吃的東西上門道歉。

都是些小打小鬧，姜榆從未真的生過氣，她只是想要林旗哄著她，只要林旗服軟，她再裝一會兒就會妥協，然後軟聲軟語地讓林旗下回不能這樣了。

姜榆想著昨日宴客廳中那短暫的一眼，許久未見，林旗看著比以前穩重許多，身形更修長，神色越難以揣測，不由得懷疑他這回是不是真的生氣了，所以才沒來找自己。

她心中氣惱，忍不住捶了下水面，被水花濺了一臉。

既然沒人看，就沒必要繼續泡著了，姜榆扶著浴桶起了身，水珠被燭光映著，從柔滑肌膚上滾落時帶起串串流光。

她的動作帶起水聲嘩啦，屋頂上的林旗收起小甑糕，手按住掙扎著的梅戴雪，耳朵無比清晰地聽見了這聲音，身子一僵，手掌不自覺地加大了力氣。

這動作弄得梅戴雪不舒服了，牠嬌聲叫了一嗓子，又在他手背上撓了一下，林旗回神，鬆開了手，梅戴雪立馬從他懷中跳了出去，落在青灰瓦片上舔毛。

「不許叫了！」姜榆今日的期待落了個空，這會兒心情正差，聽見梅戴雪的叫聲好像在嘲諷她一樣，她裹著擦身軟巾，抬首對著屋頂氣道：「明日你別想吃魚了！又往屋頂上爬，下回再被困在上面下不來，我才不找人上去抱你了，就讓你在上面曬著，看你以後還聽話不聽話……」

林旗看不見她的表情，但不用想也知道她一定又是蹙著柳葉眉，皺著鼻子。

她慣會耍小心機，總是要人來哄，可是梅戴雪是一隻貓，不會去哄她，於是每次梅戴雪犯了錯，她就會繃著臉說著些教訓的話，梅戴雪聽不聽得懂不重要，反正

她出了氣就行，然後隔日就把事情都忘了，又抱著梅戴雪親暱地給牠梳毛。  
往事不可追，任憑他記得再清楚，如今也不能像以前那樣站在姜榆身邊，更不能去牽她的手，林旗只是不明白，姜榆這會兒在氣什麼？方才不是還好好的？  
他向著梅戴雪伸出手，碰不著姜榆，至少他還能揉一揉這隻白貓，可是這回梅戴雪沒理他，因為遠處牽紅領著一個人過來了。

林旗隱在暗處，藉著庭院裡掛著的燈籠看清了來人的相貌。  
那是一個瘦弱秀氣的讀書人，他僅昨日見過一次，毫不費力地將人認了出來，是周明夜，姜榆嫁的那個男人。

梅戴雪完全沒理林旗，轉身踏著月色出了陰影，沿著簷角輕盈地跳了幾下，消失不見了。

待周明夜二人走近了，林旗聽見牽紅的聲音，「……小姐該沐浴好了，姑爺你待會兒是要在屋裡用水還是去隔壁？」

「在屋裡。」周明夜低啞的嗓音道。

林旗閉上了眼，手臂肌肉繃緊，手掌合上又張開，他已不能再繼續想下去，轉身無聲無息地離開了。

周明夜並未繼續向前，停在了小院中，看著透著燭光的臥房，試探問道：「音音心情如何？」

牽紅面露猶豫，含糊道：「還成……」

周明夜未再多問，轉身在小院裡的石桌旁坐下，道：「我吹會兒風再進去。」

「那奴婢先去伺候小姐了？」

「不，妳……」周明夜皺起了眉，她怕姜榆正在與林旗會面，不能讓牽紅去打擾了他們，正想著藉口，忽地被梅戴雪撲了個滿懷。

梅戴雪突然竄出來把這兩人都嚇了一跳，牽紅看清楚後才鬆了口氣，嚷嚷道：「又從哪裡跑出來的？弄得髒兮兮的還往姑爺身上撲，小心我去找小姐告狀！」

周明夜比牽紅稍微淡定些，摟著梅戴雪在牠身上拍著，道：「沒事，不髒……」  
她說著忽然停下，把手從梅戴雪下巴上拿開，在燈籠下看見了掌中的細碎糕點末，剛好給她一個打發走牽紅的理由，就道：「誰給牠餵了糕點？去給牠洗一下。」

「小姐不讓人餵牠吃糕點的，是不是偷東西吃了？」牽紅接過梅戴雪，嫌棄地在牠身上拍了拍，手上也沾了糕點碎屑，她瞅了一眼邊向外走邊道：「還是小姐喜歡的小甌糕，今日咱們院子裡根本就沒買這個吧？你去哪兒偷吃的？」

### 第三章 周四小姐回來了

周明夜一個人在院子裡坐了一會兒，房門就打開了，她跟著姜榆進了屋，低聲問：「可有見著人？」

姜榆被戳了心窩子，抵著唇沒說話。

周明夜明瞭，也未再說話。

她當日幫了姜榆一把，卻也讓她陷入與自己同樣的境地，姜榆是還有希望脫離的，希望在她未婚夫身上，可前提是林旗還惦記著她。

沒等到人，姜榆是比誰都難過的。

屋中寂靜了會兒，周明夜道：「再等兩日看看吧，說不準他是有事拖著了……或者我帶妳出去，看看能不能找機會碰著他？」

姜榆長歎一口氣，喪氣地歪著身子伏在了床榻上，輕薄寢衣遮不住姣好的身姿，她悶悶道：「再看吧。」

靜默了會兒，終究是氣不過，一想起她今日的矯揉造作全浪費在梅戴雪身上就來氣，惱聲道：「都怪梅戴雪！」

周明夜不明白這跟梅戴雪有什麼關係，細問了她又不肯說，只得隨她了。

她知道姜榆養了梅戴雪許多年，很看重這隻白貓，想了想還是道：「剛才梅戴雪不知道在哪兒偷吃了小甑糕，我記得牠不能多吃這個，回頭再吩咐院子裡的人多盯著點……」

「小甑糕？」姜榆愣了一下，然後猛地從榻上撐起身子，驚訝問道：「牠方才吃了小甑糕？」

牠方才明明在屋頂上，上哪兒偷吃到小甑糕？

「是啊，鬍鬚上還有碎屑……妳怎麼了？」

姜榆的臉頰在她說這話時迅速漲紅，眼眸裡也染上了層層水霧，羞怯得若嬌豔牡丹，心又急速跳了起來，她手按在心口，努力壓著上揚的唇角，忍著羞臊道：「沒、沒什麼……」

兩人朝夕相對了幾年，她前一刻還像被打蔫了的花，下一刻就面含春色地招搖起來，根本騙不過周明夜。

見周明夜疑惑地看來，姜榆眼睫顫了顫，真相太讓人羞恥，她沒法說出口，紅著臉想了一想，低聲道：「不是什麼壞事，妳別問啦。」

周明夜便不問了，找了乾淨衣裳準備去洗漱。

院子裡的下人都被姜榆打發回去了，周明夜就得自己備水，她身上有祕密，從小就不讓人近身伺候，自己做這些事情並不陌生，倒是姜榆有點愧疚，跟著一起去了。

她腦子靈活但力氣跟不上，又從未做過這種事，差點幫了倒忙，好不容易把水弄好了，周明夜在隔間沐浴，姜榆隔著屏風守著，以防有人闖入，這也是她二人這幾年養成的習慣。

「為什麼不能在房間裡洗？」周明夜不明白。

「嗯……」這要怎麼解釋呢？

姜榆是怕林旗還沒走，周明夜若是在房間裡沐浴，萬一被他看見了怎麼辦？他可不能看了別的姑娘家的身子。

「……哎呀，快點洗吧，明日還有事呢。」姜榆含糊地道，怕她再問，急忙轉移話題，「棕慧好像是明日回來？」

周棕慧就是周家已出嫁的四小姐，嫁的是周老夫人娘家侄女的兒子，是周老夫人精心挑選的，夫家姓錢，家在京城附近的保州，不多顯貴，但知根知底，沒人敢虧待周棕慧。

屏風後的周明夜答道：「是。」



姜榆無聊地坐在外面，摘了桌上的燈罩，拿小剪刀剪了下燭心，燭光閃動幾下差點撲滅，下一瞬火花跳躍，燃得更旺了。

她把燈罩罩回去，語氣中滿是羨慕，「真好呀。」

周棕慧十六歲半嫁了人，第二個孩子都已經五個月大了，周明夜只比周棕慧早出生兩日，都二十一歲了，不僅沒能恢復女兒身，還荒唐地娶了親。

姜榆倒是跟周棕慧差不多的年紀出嫁，可惜嫁的不是她想嫁的人。

「老夫人還催著我快些生孩子呢，我倒是想，可是到現在話都沒說上幾句，怎麼生呀……」姜榆抱怨著。

周明夜洗得快，已要穿寢衣了，聽見她這句話，驚得手裡衣裳差點沒拿住，她快速穿好了，繞過屏風出來，一言難盡地看著姜榆。

「怎麼啦？」

周明夜躊躇了下，低聲道：「妳可是個黃花大閨女，怎麼能說這種話？」

她方才那句話若是聽在別人耳中，那是她與周明夜成親三年還未有子嗣，怕失寵，著急要孩子很正常。

可聽在周明夜耳朵裡，她姜榆想要生孩子前面還有事情要做呢，至於和誰做，除了林旗不做他想，周明夜雖做男子打扮，但再怎麼說也是個姑娘家，光是聽她那一句話就臉紅耳熱。

「我都這麼大年紀了，想一想怎麼啦？」姜榆擰著眉頭，理直氣壯道：「都耽誤那麼久了，再耽誤下去我都要成老姑娘了！」

周明夜頭回遇見這麼直接的姑娘，嘴巴動了動，沒能說出什麼。

姜榆又道：「我都算好了，這幾日就把事情與旗哥都說清楚，九月之前把妳的身分恢復，十月我就能成親了，快的話年底就能懷上孩子。」

周明夜翻了個白眼。

好一會兒沒聲音，姜榆終於意識到她說得太過了，兩隻胳膊撐在桌上捧著臉頰，眼眸中映著粼粼燭光，腆著臉道：「這是人之常情，不用覺得不好意思。」

「是……」周明夜屈服了，接著提出疑問，「可現在妳第一步就已經很不順暢了，林旗並沒有主動來尋妳，妳要怎麼和他說清楚當年的事？」

姜榆眼波晃了晃，心虛地垂下眼睫，聲音也低了下去，「他來過了。」

不等周明夜細問，她忙道：「這個妳就不要管啦，我想了想，我要與他說的太多，一時半會兒說不清楚，需要另尋一個機會。」

她需要製造一個安全的、時間充足、能讓她與林旗坦白心扉的機會。

第二日，姜榆去周老夫人那見了周棕慧，乖順地聽周老夫人叮囑周棕慧如何如何照顧孩子，果不其然又被催生了。

姜榆情真意切地應了，表示一定會好好養身子，努力早日懷上孩子。

周老夫人滿意她的態度，周明夜的母親孟氏嘴上沒說什麼，但是看著姜榆的眼神盡是歉疚與心疼，只有聽了丫鬟傳話的周明夜沉默許久，心情複雜地摸了摸腦袋，

總覺得自己頭上有點綠。

晚些時候姜榆回了屋，笑意盈盈道：「棕慧這次回來是有事的，錢老夫人前兩個月不是差點過去了嗎，現在身子又健朗起來了，錢家要給錢老夫人過個壽沖沖喜氣，日子就定在月底。」

「和我們有什麼關係？」

周明夜對外一直是個病秧子的病弱書生裝扮，鮮少離開京城，府中有什麼應酬大多是周二爺父子出面，更不用說周棕慧是周二爺嫡女了。

周二爺奉皇命離京巡查去了，這時候錢老夫人過壽，侯府這邊去的話也該是派周意辰去。

「若是周意辰去不了呢？」姜榆笑著問。

「妳又打什麼主意？」

姜榆收起笑，微微直起身子，捋了捋淺色薄衫，淡淡道：「當日是不是他指使人推我落水的我不確定，暫且不把這筆帳記在他頭上。但當年妳我成婚時他刻意為難我，屢次在我跟前提旗哥；前年妳去尚書府赴宴，他對妳下迷藥，誘妳輕薄尚書府嫡女；還有旗哥回京的消息傳回來之後，玖玖周圍一直有人鬼鬼祟祟……」第一條，幸得周明夜其實是個姑娘，不然姜榆真是比死還難受。

第二條，那時姜榆原本是在府中等著的，忽然發現經常跟著周明夜的小廝竟然沒出去，她直覺有異，急忙藉口給周明夜送藥趕去了尚書府，到的時候周明夜人已昏迷，正要被送去歇息，被她及時攔下。

關於林玖的事則是林玖自己覺得不對勁，悄悄給姜榆遞了信，然後聽姜榆的話躲了起來，現在是誰也找不著她，包括林旗。

「其餘瑣碎小事暫不提，以前妳我既無權勢又無人手，只能忍受，現在我旗哥既已回來了，即便為了玖玖，這筆帳也該清算一下，讓他受點傷一點也不過分。」姜榆也是有私心的，周意辰受傷了，侯府裡就只剩下周明夜一個成年「男子」，去保州為錢老夫人賀壽只能由她們二人去了，這一趟來回少說也要三日，到時候再放出消息引林旗過去，這時間足夠她把所有事情說得一清二楚了。

「但這一切的前提都是周意辰真的會受傷。」周明夜道。

姜榆揚眉，銀盤玉面上盡是嬌媚風情，「我說過了，能成的。」

她這邊剛說完，前院裡就起了嘈雜的聲響，周明夜站起來整理了下衣裳，道：「我去前面看看。」

她去了前院一趟，到天色晚了才回來，再面對姜榆時已是心服口服，「妳贏了。」

今日周意辰外出，莫名其妙被東西砸斷了腿，當場就暈了過去，後來是被家丁抬回府的。

姜榆心裡早已炸開了煙花，若不是先前有丫鬟在旁邊，她早就笑出聲。「我說過的吧，那日他故意引我去宴客廳見林旗想讓我出醜，旗哥肯定不能放過他。」

她眼角眉梢盡是歡喜，得意的同時有幾分羞澀，心裡想著昨日果然沒有白白給他看了身子，若是這會兒林旗出現在她跟前，她怕是要直接撲上去的。

姜榆腳步輕快地在屋裡轉著圈，心中又期待起來，他今夜還會不會來呢？

仔細一想，今日周意辰出了事，侯府裡必然不安寧，他應當不會來了。  
想是這麼想的，可她還是抱了一絲希望，晚上又慢騰騰沐浴了好久，可始終沒有再聽見一絲異常的聲響，等她洗好周明夜都已經睡了。

林旗的確未再去明昌侯府，在昨日之前，他每每想起姜榆都是記憶中那嬌滴滴的小姑娘，小身板，愛笑也愛生氣，說起話來聲音軟軟的跟撒嬌一樣。

可自從昨夜之後，他再想起姜榆滿腦子都是那瑩白的身子。

他大腦混亂了一整日，做的唯一一件正事就是出手教訓周意辰，連手下將士都看出來他不正常了，被他以林玖的事堵了過去。

老管家很是苦惱，「要不直接派人在城裡搜尋？」

「不用，她沒事。」林旗道。

人既然是跟著姜榆走的，那一定不會有事。

姜榆對待林玖是一直以長嫂自居的，手把手教寫字，林玖用來練習的筆墨書籍都是她親自挑的。

林家一家都是武夫，女眷又少，對姑娘家一點兒也不細心，姜榆第一次聽見林旗直呼妹妹名字時就驚訝了一下，問：「她不是你妹妹嗎？」

林旗點頭，姜榆道：「那你怎麼喊得這麼凶呀？就不能喊她小妹或者小名嗎？她這麼小，又是個女孩子，你做兄長的說話要溫柔些，耐心些，不要總是那麼大聲。」

林旗被教訓了一頓，從那以後林玖就多了個小名，叫玖玖。

姜榆長得美又愛笑，對著別人總是溫溫柔柔的，很快俘虜了林玖的心，天天追著她喊「音音姊姊」，幾乎到了只記得音音姊姊，不記得他這個哥哥了。

「少爺知道小姐在哪兒了？」老管家驚喜。

「不知道，但是她很安全，過兩日……」林旗停頓了一下，想著兩日內他怕是還不能從那畫面中掙脫，依然無法面對姜榆，於是改口道：「再過幾日，我就去把她接回來。」

「為什麼要等幾日？」老管家擔憂道：「小姐年紀還小，一個人在外面得多害怕，萬一遇上壞人了怎麼辦？現在府中風頭正盛，多少人盯著呢，可別出了什麼事……」

林旗皺了皺眉，老管家年紀大了，話一直很多，還盡是重複些沒意義的話，他這些年在外面領兵，向來是言簡意賅，不大習慣這種對話方式，何況他本就在為姜榆的事情心亂，這會兒多少被吵得有些不耐，與其讓他說個不停，不如自己問些想知道的。

「林玖這些年與姜榆當真沒什麼來往？」

老管家聽他提起姜榆，話頭猛地停住，小心地瞧了他一眼之後才慢慢道：「當初少爺剛離京，小姐得為老爺和夫人守孝，咱們府裡只知道要披麻戴孝吃素食，把那六七歲的小姑娘養得臉色灰白又瘦巴巴的，是音音小姐看不過去，把小姐接到了他們府裡，讓小姐與她同吃同睡。」

「我去過姜府看過幾次，姜府上下對小姐都很好，不出十日小姐精氣神就恢復了。」

也是，咱們府裡都是些粗人，比不得音音小姐細心，在音音小姐那待上一個月，咱們家小姐就胖了一小圈，養得可好了……」

之前老管家還提醒林旗要改口，現在他自己說多了，不知不覺中又喊起姜榆的小名。

林旗未出聲提醒，只是靜默地聽著。

「姜大人與姜夫人對小姐很是照顧，我覺得過意不去，特意送了些珍稀的玩意過去，結果姜大人鐵青著臉把我趕了出來，說老爺夫人剛去，咱們府裡就跟他們家見外了。」

「後來還是姜夫人跟我說不必介懷，說小姑娘吃穿用不了什麼，正好還能和音音小姐做個伴。當時我就想，等以後音音小姐嫁過來，少爺你若是敢虧待她，我可是第一個不答應的……」

老管家說得順口，把心裡話都說出來之後才發覺不對，立馬停住，瞟了眼林旗，沒看見他臉上有什麼反應，才接著低聲道：「後來、後來姜家要辦喜事了，小姐就回來了……音音小姐出嫁之後與咱們家就徹底斷了關係，再也沒有來往。」

「你確定林玖之後再也沒與她見過面？」

老管家回憶了下，不確定道：「應當是見過一兩回的，我記得去年少爺剛在關外連勝三場，陛下大喜，賞賜了許多東西，正好是年關宮中宴飲，太后特意讓人把小姐接進宮，音音小姐也是去了的，但是具體的我就不知道了，那會兒是平劍跟著小姐的。」

平劍是林夫人身邊的丫鬟，在林夫人去世後一直在林玖身邊照顧，也是跟著林玖一起消失不見的。

「其餘的應該就沒有了，小姐很少出門，也是因為少爺跟音音小姐定過親的事傳開了，怕壞了音音小姐的名聲特意避開的。」

這麼說就更不對了，林旗已確定林玖的失蹤與姜榆有關，若這兩人這些年當真沒有聯繫，林玖怎麼會願意配合她？

林旗更想不通姜榆既然已經嫁了人，何必暗中與林玖有關聯，又何必再招惹自己？他惦記了姜榆三年，聽聞她嫁給別人時是不信的，入京後知道這事早已成定局，一顆心如同被人剝開掛在烈日下灼燒一般，但再怎麼不甘與悲痛他也不能對姜榆做什麼。

世俗總是對姑娘家更苛刻，他若有什麼不妥的舉動，被人唾罵指責的只會是姜榆，就連想見姜榆，他也只能趁夜潛入侯府……

那晚所見再次撞進腦海，林旗肩背上肌肉繃緊，隔著衣裳藏在胸口的那塊軟綢布好似會發熱一般，燙得他胸口陣陣灼熱，讓他沒忍住抬手在那上面壓了一下。

「少爺怎麼了？」老管家見狀急忙問。

林旗離家這麼久，回來後話少了很多，也不讓人伺候，老管家怕他是在戰場上受過什麼傷。

「無事。」林旗心緒再度亂了起來，「我出去一趟。」

「是去見溫大公子嗎？」老管家忙道：「帶些護衛去吧，溫大公子好酒，別醉了，

明日還得去見陛下呢。」

林旗點點頭，出門前先回屋一趟，寢屋中極其簡單，他掃視了一圈，目光停在榻上整齊的被褥上，然後從懷中掏出一個小小的布包，他將布包塞進被褥下，換了身外衣，轉身出門去，手搭上門門時停住。

這是在自己府裡，沒有人敢闖進他房中翻找東西，沒人會看見這裡面的事物……他保持著這動作停頓了幾息，轉回身重新撿起那個包得很嚴實的東西，再次塞進懷中。

「……明日一早回去，小的吃了就睡還好，大的淘氣黏人，出來都得趁著他睡著了，不然要被拉著不撒手的。」

姜榆聽得出神，又問：「是像妳還是像妹夫？」

周棕慧笑道：「大的像他爹，小的還沒長開，看不出來呢。」

周意辰性子很差，下面兩個庶出的弟弟與妹妹性子也不好，但他的親妹妹周棕慧卻是性子溫婉，與姜榆說得上一些話。

「真好。」姜榆豔羨道。

周棕慧低聲安慰道：「三嫂妳也別著急，慢慢來，總會懷上的。」

姜榆臉有點紅，低眉點了頭。

周棕慧又道：「二哥現在下不來床，祖母說過幾日讓妳與三哥去保州，正好到時候給妳抱抱孩子，沾沾喜氣，說不準很快就能有了。」

她倆坐在亭子裡，妳一句我一句說得好好的，周家老五周妍弘偏要來插嘴，「三年都沒生出來，抱一抱就能有了？那妳不是比送子觀音還靈了？」

好好的氣氛被她攪渾，周棕慧眉頭微蹙，拿出做姊姊的姿態道：「妳一個未出閣的女兒家，誰教妳插嘴這事的？傳出去妳還想不想嫁人了？」

周妍弘被噎了一下，臉迅速漲紅，但仍是心有不甘地頂嘴道：「我又沒說錯，姨娘都說了，三嫂看著臉嫩，一點兒也不像是嫁了人的，難怪生不出孩子！」

這三人裡姜榆年歲最長，但是容貌嬌豔，眼神清澈，見人就笑，看著滿是姑娘家的靈氣。而比她小的周棕慧大概是因為早早生了孩子，腰身略微豐腴，身上帶著為人娘親特有的柔和氣質，兩人的確是有很大不同。

周妍弘會這麼說，也是因為先前與周家老六爭搶東西的事情被惟姨娘說了，說她沒一點兒端莊的樣子，讓她多跟姜榆學學。

周妍弘不服氣，說她還是個姑娘家，犯不著跟個嫁了人的學。

惟姨娘就道：「妳還嫌棄別人了，妳也不看看姜榆那模樣，臉嫩成那樣，說是待字閨中的姑娘都不為過。」

「這是妳能說的？」周棕慧面色嚴肅起來，「也不知道惟姨娘私下裡都教了妳些什麼，我這就去與祖母說一說，讓她多管教管教惟姨娘，省得她把咱們侯府的女兒都教壞了。」

姜榆再怎麼說也是已逝的明昌侯唯一的嫡兒媳婦，就算周明夜再怎麼不成器，這

兩人的事也不是一個姨娘與庶女能多嘴的，周妍弘沒什麼腦子，把惟姨娘私下說的話吐出來，周棕慧不告訴周老夫人那才是說不過去。

這話出來，周妍弘果然慌了，急忙認錯，但是周棕慧已經不理她了，先是替她與姜榆賠了不是，然後領著丫鬟往周老夫人那去了，周妍弘急忙跟上去。

一眨眼，亭子裡就只剩姜榆與她身邊的兩個丫鬟，她端著茶水抿了一小口，濕潤的唇微微揚著，偏過頭問丫鬟，「我看著真的臉嫩？」

「是呢。」丫鬟答過後仔細瞧了瞧她，又道：「就是下巴比剛出嫁時稍微尖了一點，其他的一點兒也沒變。」

姜榆笑彎了眼，對著茶水照了照，滿意極了。

她開心了一會兒，想起正經事，回屋去找了周明夜。

周明夜女扮男裝已經是欺君之罪，萬萬不敢再科舉入朝，只靠著侯府蔭庇混了一個散官閒職，都不用出門辦事，這會兒正在屋裡。

「過幾日去保州時要多加小心，別再惹了那溫大公子。」姜榆叮囑道。

她今日與周棕慧說了許久的話，这才知道周棕慧這一趟來除了是錢老夫人過壽，也是來求助的。

保州前不久新去了一個知府，跟溫國公府有點關係，而溫國公府與明昌侯府有舊怨，因此一直在打壓錢家，處處為難，讓錢家吃了不少苦頭，周棕慧實在是沒辦法了，才特意來找周老夫人想法子的。

光是明昌侯府的一個姻親都能被盯著找碴了，等周明夜與姜榆去了保州，一定會被加倍針對。

「聽見了嗎？」姜榆見她有些心不在焉，搖了搖周明夜，「妳怎麼了？」

「沒什麼。」周明夜回神，偏過頭道：「我知道了，到時候多帶些人去，沒事的。」

姜榆眼眸微微眯起，見她眼神閃躲，追問道：「妳是不是有事瞞著我？」

周明夜眼眸暗下，沉默了會兒輕聲道：「早些年讀書的時候，我因為沒有喉結被同窗懷疑過身分，後來陰錯陽差被溫絮之當成了男子。溫國公府與侯府向來不和，有他為我作證確實沒人再懷疑過我，但同時我也得罪了他，他怕是想讓我死。」明昌侯府與溫國公府的恩怨要從一樁婚事說起。

周明夜原本還有個三叔，二十多年前與溫國公府的二小姐定了親，兩人門當戶對，郎才女貌，婚事剛定下就傳遍了京城，無人不知無人不曉。

成親當日十里紅妝，熱鬧非凡，可誰也沒想到拜堂拜了一半，周三爺突然拋下新娘子走了。

所有人都懵了，直到派出去尋人的下人回來，溫國公府这才知道周三爺有一個藏在外面的小情人，拜堂之際突然悔婚，不顧兩家的臉面，拋下滿堂賓客與新娘子與他的心上人私奔去了！

溫家二小姐自小受盡寵愛長大，受不得這屈辱，一頭撞死在了廳堂，喜事變喪事，兩家就此結怨。

這事本就是明昌侯府不對，後來周三爺與小情人遭了報應客死他鄉，但溫國公仍怒火難消，毒蛇一樣盯著明昌侯府，處處與之作對。

老溫國公與當今太后是兄妹，發起狠來對付明昌侯府，侯府根本撐不住，當年明昌侯之所以交還爵位也未嘗不是在聖上面前做好，求聖上念著舊情護住明昌侯府。姜之敏不屑權貴，以前除了沒落的林家之外沒有什麼來往密切的人家，姜夫人也很少帶姜榆參與後宅婦人們的宴會，因此姜榆只是簡單聽說過明昌侯府與溫國公府有恩怨。

嫁進明昌侯府這些年，姜榆被迫補了不少事兒，也漲了不少見識，這會兒聽周明夜說得罪過溫絮之，十分淡然，「沒事兒，兩家本來就有仇，不差這一點兒，不過妳那三叔可真是……」

那好歹是周明夜的親三叔，姜榆口下留情，只是哼了一聲，罵道：「懦夫。」

周明夜沉默不語。

姜榆側身看了看她，安慰道：「不過他是他，妳是妳，妳那時候還沒出生呢，和妳沒有一點兒關。」

兩人說了會兒話，外面丫鬟來了，說姜家派人送了信過來，原來是姜夫人知道林旗回來了，怕姜榆對林旗舊情未了做出什麼衝動的事，特意叮囑她不可亂來。姜榆看完信就笑了，提筆欲回信，想了想，與周明夜說了一聲，抱著梅戴雪回了趟娘家。

周明夜的事情辛苦瞞了二十餘年，她不願意告知別人，姜榆自然不會往外說，連姜夫人都不知道。

母女倆在房間裡說了許久的話，姜夫人說來說去都是在勸姜榆忘記林旗，好好與周明夜過日子。

姜榆一直點頭，要回去的時候瞧見了院子裡的芍藥花，盯著多看了會兒。

姜夫人眼見著她看得入了神，捏了下她的臉，道：「又想什麼壞主意呢？」

「沒有呀。」

芍藥的花期已過，如今只剩下了翠綠的枝葉，姜榆看著那枝葉，臉慢慢紅了，一雙眼睛卻顧盼生輝，彷彿有月光流淌著。

姜夫人一看她這樣就知道有問題，急忙低聲警告道：「不許胡來！妳現在可是侯府的三少夫人，不顧著咱們家的臉面也得顧著侯府的，不然周老夫人和周二爺饒不了妳！」

姜榆眼波盈盈，攀著姜夫人的手臂嬌聲道：「我瞧著家裡的花長得好，想抱一盆回去養著，這也不行嗎？」

「行行行。」姜夫人看不出她打的什麼主意，心疼她所嫁非所愛，只能妥協，哄道：「妳乖乖的，把自己照顧好了，想要什麼娘都給妳找來。」

「我還不夠乖嗎？她們催我生孩子，我都答應得好好的，也一直盡心照顧夫君，都沒有偷偷去見旗哥……」

姜夫人一凜，在她手臂上輕掐了一下，姜榆立即閉了嘴，偎著她討好地蹭了蹭。又低聲囑咐了半晌，姜夫人才依依不捨地送她出了門。

姜榆臂彎抱著梅戴雪上了馬車，讓人將那只剩枝葉的芍藥放在了腳邊，乖巧地與姜夫人告別。

馬車駛出姜家所在的那條街道之後，姜榆掀簾吩咐道：「繞去西街的如意齋，順路買些糕點蜜餞。」

簾子落下後，她在馬車裡翻找出了一條髮帶，又折下一小簇芍藥花枝，將花枝綁在了梅戴雪肚子下，揉揉牠軟乎乎的爪子，小聲道：「你可要聽話了，把東西給我帶到。」

梅戴雪慵懶地眯著眼，喉嚨裡發出呼嚕聲。

姜榆身邊的人都知道她喜歡如意齋的糕點，尤其是小甌糕，到了地方，丫鬟扶著她下了馬車，讓她親自去挑。

慢條斯理地選了五六種糕點，又選了幾種蜜餞，丫鬟都快拿不下了才回了馬車上。馬車裡一盆芍藥孤零零地擺著，姜榆碰了碰枝葉，悄悄把簾子掀了條小縫朝如意齋看去，遠遠看見鋪子裡的姑娘笑咪咪地把包好的糕點遞給客人，然後順手把被遺落在一旁的白貓抱了進去。

姜榆放下簾子，拍了拍泛紅的臉，吩咐人啟程回府。

Crescent